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分科本 ◎ 哲学

纪念版

论原罪与恩典

〔古罗马〕奥古斯丁 著



商務印書館
The Commercial Press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


纪念版

论原罪与恩典

——驳佩拉纠派

〔古罗马〕奥古斯丁 著

周伟驰 译



商務中書館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论原罪与恩典 / (古罗马) 奥古斯丁著；周伟驰译。
—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17
(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·120周年纪念版·分科本·
哲学)

ISBN 978 - 7 - 100 - 13515 - 3

I. ①论… II. ①奥… ②周… III. ①基督教—研究
IV. ①B9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88927 号

权利保留，侵权必究。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
(120周年纪念版·分科本)

论原罪与恩典
——驳佩拉纠派
〔古罗马〕奥古斯丁 著
周伟驰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
ISBN 978 - 7 - 100 - 13515 - 3

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×1240 1/32
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/2
定价：66.00 元

St. Augustine of Hippo
ON ORIGINAL SIN AND GRACE
Against the Pelagians

中译本版权© 2005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
中文简体字本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授权出版



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(120年纪念版·分科本)

出版说明

2017年2月11日，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。120年前，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，抱持“昌明教育，开启民智”的使命，立足本土，放眼寰宇，以出版为津梁，沟通中西，为中国、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。无论世事白云苍狗，潮流左右激荡，甚至战火硝烟弥漫，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，无改初心。

遂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，即其一端。早在20世纪初便出版《原富》《天演论》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，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，及至1980年代，辑为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，汇涓为流，蔚为大观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，历时三十余年，迄今已推出七百种，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、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。

丛书所选之书，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，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，皆为文明开启以来，各时代、各国家、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，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。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，

引领时代思想,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,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,我们整体推出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”120 年纪念版的分科本,延续传统分为橙色、绿色、蓝色、黄色和赭石色五类,对应收录哲学、政治·法律·社会学、经济、历史·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,既利于文化积累,又便于研读查考,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、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。

两甲子后的今天,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。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,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。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,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。我们责无旁贷,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,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,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。唯此,才能不负前贤,无愧来者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17 年 5 月



中译本导言

奥古斯丁反佩拉纠派的著作与思想

周伟驰

一、奥古斯丁生平、著作与翻译概况

奥古斯丁(Aurelius Augustine, 354 – 430)生于罗马帝国北非的一个小城塔加斯特(Thagaste)。少年时代至迦太基(Carthage)学习修辞学,后来到罗马和米兰谋求事业发展。他在少年时信从摩尼教达九年之久,后来在怀疑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,抛弃了摩尼教,并在 386 年,于米兰的一座花园中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,皈依了基督。他从意大利回到非洲后,于 391 年成为当时非洲第二大港口希坡(Hippo)的副主教,并于 396 年成为主教。他一生忙于教务以及教会内外的论争,主要的论战有与摩尼教的论战、与多纳图派(Donatists)的论战,以及与佩拉纠派(Pelagians)的论战。关于奥古斯丁的时代和生平详情,道风书社的古代系列《上帝之城》中译者王晓朝先生在其序言中已有较好介绍,在此不再赘述。

在古代作家中,从传世作品的总量上说,没有人能够超过奥古斯丁。奥古斯丁本人在 427 年完成的《更正篇》(Retractations)中统计的数字是,他共写了 93 部著作。但在《更正篇》之后,他尚写有《论圣徒的预定》和《论保守的恩赐》,以及未写完的一部反朱利安的著作。除此之外,他还有约二百封书信及四百篇布道留了下来(还是从大约八千

多次布道中留下来的)。他的书信和布道大多是由速记员记录下来的。据一些学者的统计,奥古斯丁在从 386 年皈依至 430 年辞世的这 44 年间,其作品加起来约相当于一套标准百科全书的头十五卷。

在奥古斯丁活着时,对他著作的传抄即已开始。1450 年,印刷术在欧洲出现后,人们首先印的是《圣经》,其次就是奥古斯丁著作,一时涌现了或长或短、或多或少不同的版本共达二百余种!更令人吃惊的是,绝大部分都是托名之作。16 世纪的重大贡献,是出现了一批奥古斯丁全集,第一个版本由阿默巴赫(Amerbach)编纂(Bale, 1506),其后有爱拉斯谟版本(Bale, 1527 – 1529),而更加完备的一个版本是由卢汶 64 位神学家集体编纂的全集(1576 – 1577)。1679 至 1700 年之间出版的由圣毛尔圣会的本笃会士们(The Benedictines of the Congregation of St. Maur)编纂的奥古斯丁全集,好过卢汶的老版本,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。后来米涅(J. P. Migne)将该版本全部收入他编的《拉丁教父文集》(*Patrologia Latina*, Paris, 1841 – 1842, 简称 PL),列为第三十二至第四十七卷。这成为常用的奥古斯丁版本。不过,此版本或出于粗心,或出于反冉森派的目的而对原著有所改动,米涅版本有些错误。米涅版本的奥古斯丁全集中,约有一半后来被维也纳学院(Academy of Vienna)编入其《拉丁教父文献丛书》(*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*; Vienna: Tempsky, 1866, 简称 CSEL),但奥古斯丁著作的编号比较分散,没有集中编纂。^① 20 世纪中叶

^① 亨利·马罗(Henri Marrou),《圣奥古斯丁及其历代影响》(*Saint Augustine and His Influence through the Ages*; trans. by Patrick Hepburn-Scott; New York: Harper, 1957),页 167 – 182。

起,在比利时圣皮埃尔·德斯滕布拉格(St. Pierre de Steenbrugge)修道院修士们的指导下出版的《基督教文丛》(*Corpus Christianorum*; The Hague: Nijhoff, 1953 – ,简称 CC),其拉丁文系列收录了奥古斯丁原著,卷号分别为二十九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六、三十八至四十一、四十六至四十八、五十、五十 A(1953 – 1968)。另具参考价值的有弗雷德(H. J. Frede)的《教会作家》(*Kirchenschriftsteller*; Freiburg, 1995, 4th ed.)。

就英文翻译来说,奥古斯丁译丛或选入奥古斯丁著作较多的主要有:《尼西亚会议前后教父著作集》(*A Select Library of the Nicene and Post-Nicene Father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*; ed. by Philip Schaff; New York: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. and Scribner's Sons, 1892,简称 NPNF),其中第一系列第一至第八卷均为奥古斯丁著作,该译丛近年来有重印,亦有 CD 出版;《古代基督教作家文库》(*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*; ed. by J. Quasten; Westminster: Newman Press, 1946 – ,简称 ACW);《拉丁教父著作选集》(*Fathers of the Church*; ed. by R. Deferrari et al.; New York: Fathers of the Church, 1948,简称 FOC; 1960 年后出版社改为 Washington: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),共收奥古斯丁著作十六卷;《奥古斯丁文集》(*The Works of Aurelius Augustinus*; ed. by Marcus Dods; Edinburgh: T. & T. Clark, 1871 – 1876),共十五卷;《奥古斯丁:基本著作》(*Basic Writings of St. Augustine*; ed. by Whitney J. Oates; New York: Random House, 1948),两卷(除少量著作外,均为 Dods 版本之重印);《基督教经典文库》(*Li-*

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; Philadelphia: Westminster Press, 简称 LCC), 在 1953 至 1955 年间共有三卷奥古斯丁著作出版;《教父学研究》(Patristic Studies ;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, 1922 - 1966)。

1990 年起,由美国维拉诺瓦大学的奥古斯丁修会(The Augustinian Order at Villanova University)发起、由罗泰莱(John E. Rotelle)主编的《奥古斯丁全集》(The Complete Works of St. Augustine: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; New York: New City Press, 1990 -),已出约二十多卷,包括以往及新发现的奥古斯丁所有讲道词。

本选集即出自其中《尼西亚会议前后教父著作集》奥古斯丁部分的反佩拉纠派著作一卷。在翻译过程中,《论本性与恩典》一篇参考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的《奥古斯丁选集》中的中译,在此特加说明。

奥古斯丁著作的中文翻译方面,目前已有:

周士良译,《忏悔录》(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63);吴宗文译,《天主之城》(台湾:商务印书馆,1971);田永正译,《基本教理讲授选集》(香港:闻道出版社,1984);《奥古斯丁选集》(香港:基督教文艺出版社,1986);徐玉芹译,《忏悔录》(台北:志文出版社,1986);应枫译,《忏悔录》(香港:生命意义出版社,1988);成官混译,《独语录》(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97),内含《论意志的自由选择》;王晓朝译,《上帝之城》(香港:道风书社,2003 - 2004,共三卷);任晓晋、王爱菊、潘玉莎译,《忏悔录》(前十卷)(北京:北京出

版社,2004);石敏敏译,《论灵魂及其起源》(北京:社科出版社,2004),包括《基督教教义》;周伟驰译,《论三位一体》(上海:世纪出版集团,2005)。

二、奥古斯丁的反佩拉纠著作

奥古斯丁的思想的根本特征在“恩典论”,与此紧密相关的是“原罪论”和“预定论”,并涉及“自由”等重要范畴。虽然学者们一般认为奥古斯丁早在 396 – 397 年写的《致辛普里西安》(*De diversis quaestionibus ad Simplicianum*)就已从早期新柏拉图主义立场转到了后期预定论立场,但以恩典论、原罪论、预定论为核心的奥古斯丁思想,却主要是在反佩拉纠派的论战中得到发展和深化的。

奥古斯丁的反佩拉纠派著作可分为三类:一、反拉芬(Rufinus of Syria)、科勒斯蒂(Coelestius)和佩拉纠(Pelagius)本人;二、反朱利安(Julianus);三、反半佩拉纠派。可列表如下:

一、反拉芬、科勒斯蒂和佩拉纠(412 – 419):

- 《论惩罚与赦罪及论婴儿受洗》(*De peccatorum meritis et remissione et de baptismo parvolorum ad Marcellinum*, 412)
- 《论圣灵与仪文》(*De spiritu et littera*, 412 – 413)
- 《论本性与恩典》(*De natura et gratia, ad Timasium et Jacobum*, 415)

- 《论人义的完全》(*De perfectione justitiae hominis*, 415)
- 《论佩拉纠决议》(*De gestis Pelagii*, 417)
- 《信札 186,致保林》(*Epistola 186 ad Paulinum*, 417)
- 《信札 188,致朱利安娜》(*Epistola 188 ad Julianam*, 417/418)
- 《论基督的恩典和原罪》(*De gratia Christi et de peccato originali contra Pelagium et Coelestium*, 418)
- 《信札 194,致罗马长老西斯特》[*Epistola 194 ad Sextum Romanum Presbyterum (et postea Pontificem)*, 418]
- 《论灵魂及其起源》(*De anima et ejus origine*, 420)

二、反朱利安(419 – 430)：

- 《论婚姻与贪欲,致瓦莱里伯爵》(*De nuptiis et concupiscentia ad Valerium comitem*, 419)
- 《反佩拉纠派的两封信》(*Contra duas epistolulas pelagianorum ad Bonifacium Romanae ecclesiae episcopum*, 420)
- 《反佩拉纠异端的辩护者朱利安》(*Contra Julianum haeresis pelagiana defensorem*, 421)
- 《未完成的反朱利安著作》(*Opus imperfectum contra secundam Juliani responsionem*, 428 – 430)

三、反半佩拉纠派(426 – 430)：

- 《论恩典与自由意志》(*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 ad Valentinum et cum illo monachos*, 426/427)

- 《论惩罚与恩典》(*De correptione et gratia ad eumdem Valentinum et cum illo monachos Adrumetinos*, 427)
- 《信札 217,致迦太基的维达利》(*Epiſtola 217 ad Vitalem Carthaginensem*, 427)
- 《论圣徒的预定》(*De praedestinatione sanctorum ad Prosperum et Hilarium*, 428 – 429)
- 《论保守的恩赐》(*De dono perseverantiae ad Prosperum et Hilarium*, 428 – 429)

三、奥古斯丁—佩拉纠派论战始末

1. 论战经过^①

佩拉纠约于公元 350 年后生于不列颠,418 年之后死于地中海东边某地,可能是埃及。他出身良好,受过古典文学和哲学教育,380 年代早期到罗马后又熟读了教父们的著作。他精通拉丁语,其著作文字优雅,颇有古典时代的遗风,以致 19 世纪末为《奥古斯丁反佩拉纠文选》写导言的美国学者瓦菲德(B. B. Warfield)说,若是去除他文中引用的《圣经》句子,疑是异教作家所为。他选择了禁欲生活,可以称作“荣誉修士”。但他并不是真正的修士。

在罗马时,佩拉纠在上层圈子里享有一定的声望。眼见世风

^① 这一部分我主要参照了瓦菲德所撰之导论,载菲洛普·沙夫(Philop Schaff)编,《尼西亚会议前后教父著作集》,第一系列,第八卷;以及里斯(B. R. Rees),《佩拉纠:生平与著作》(*Pelagius: Life and Letters*; The Boydell Press, 1998),第一章。

日下，人人以食色性也为借口及时行乐，以人的本性败坏为理由沉溺于败坏的生活中，佩拉纠开出了他的药方：鼓励人说上帝既令他们遵守诫命，就已给了他们能力。能力由上帝赋予，但意志自由，行为也是人自己做出，行善或作恶，都必须承担责任：在上帝面前，或得奖赏，或受惩罚。

他在罗马的朋友拉芬，在原罪和婴儿受洗的问题上，很可能是他的先驱。拉芬的核心论点是，婴儿受洗，并不是因为先天的罪，而是为了得进天国。拉芬著有《信仰告白》一书。

约在 393/394 年，有位修士公开抨击哲罗姆(Jerome)的《反约文尼》(*Against Jovian*)，令哲罗姆大为光火。哲罗姆在给他的罗马老朋友多姆利奥(Domnio)的信里提到的这位不知名的修士，现在似乎已被认定就是佩拉纠。哲罗姆就这样记住了佩拉纠。

约在 405 年，佩拉纠在罗马听到一位主教〔据信是诺拉的保林(Paulinus of Nola)〕引用奥古斯丁《忏悔录》中的一句话：“给我你所命令的，命令你所愿意的”，他的反应是愤怒，甚至差点和引用者对簿公堂。因为他看来，这样的话无异于取消了人的自由意志，陷入于完全的被动状态。由此可见，佩拉纠与奥古斯丁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，虽然后来佩拉纠也引用奥古斯丁早期的《论意志的自由选择》，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。

蛮族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(Alaric the Visigoth)的带领下进犯罗马，佩拉纠不得不于 409 年逃离京城，从意大利到达非洲，也许途经西西里。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年轻朋友、做过律师的科勒斯蒂。在非洲，奥古斯丁曾见过佩拉纠一两面，不过因为繁忙，没有与他进行详谈，这是奥古斯丁在《论佩拉纠决议》中告诉我们的。

随后佩拉纠去了巴勒斯坦，他在非洲待的时间不长。在离开罗马之前，他已写完了他的《保罗书信评注》，在这本著作里他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观点已经呈现。

科勒斯蒂留在迦太基，试图在那里谋个长老的职位。不过好景不长，他很快就受到米兰籍执事保林(Paulinus)的指控，罪名计有七项之多。在 411 年由迦太基主教奥勒留(Aurelius)主持的迦太基会议上，保林指控科勒斯蒂坚持如下教义：亚当受造时就是有死的，无论犯罪与否都终有一死；亚当的罪只害了自己，没有伤及整个人类；新生的婴儿与亚当犯罪前的状态一样；整个人类既不因亚当的死或堕落而死，也不因基督的复活而复活；婴儿即便没有受洗也有永生；律法跟福音一样将人引向天国；在主降世之前，就已有人无罪。^① 对这些指控，除了与未受洗就夭折了的婴儿有关外，科勒斯蒂都不予否认。他遭到谴责，被革除教籍。此后不久他就乘船去了以弗所，在那里他终于得到了他所寻求的长老一职。

佩拉纠途经非洲到了巴勒斯坦后，在那里遇到他的宿敌哲罗姆。

奥古斯丁开始时所注意的“异端”，只是拉芬和科勒斯蒂。411/412 年的《论惩罚与赦罪及论婴儿受洗》，以及 413 年在迦太基所作布道(294)，反驳的主要都是拉芬的《信仰告白》。412 年奥古斯丁还写了《论圣灵与仪文》，强调人要过好的生活，就绝对需要上帝的恩典。这封信完成了奥古斯丁认为受到了佩拉纠派(这时主要指科勒斯蒂)威胁的一个三而一的教义：原罪、人义的不完全、

^① 参见奥古斯丁，《论原罪》，第 2、3、12 章；《论佩拉纠决议》，第 23 章。

恩典的必要性。在他心里，恩典的必要性乃是整个争论的要害。这封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继《忏悔录》之后在人与上帝关系上最能反映奥古斯丁思想的文献。奥古斯丁在这封信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佩拉纠的名字，尽管文中对佩拉纠的《保罗书信评注》也有所回应。

413年，奥古斯丁给佩拉纠写了一封很客气的短信，^①作为对佩拉纠写给他的一封信的回复。后来佩拉纠在迪奥斯坡利斯主教会议上亮出这封信，显示他得到了奥古斯丁的支持。^②

415年，佩拉纠的“门生”科勒斯蒂已经受谴，佩拉纠本人逃到了巴勒斯坦并在那里与哲罗姆打起了笔仗；从西西里、西班牙都有人跑到希坡来，向奥古斯丁吁求反击佩拉纠主义。

这一年，应提马修(Timadius)和雅各(Jacobus)的邀请，奥古斯丁针对佩拉纠414年左右写的《论本性》一书，写出《论本性与恩典》一文，对本性与恩典的关系作出较系统的阐述。但在这篇文章里，他还是没有点佩拉纠的名，他只想“对事不对人”。奥古斯丁说，在读了佩拉纠的著作后，他的判断是，佩拉纠的思想是反基督的。^③ 在写给一个朋友的私人信件里，^④他说《论本性与恩典》乃是一篇相当重要的反对“佩拉纠异端”的著作。

到了同一年的年末，两个流亡的西班牙主教，尤特洛庇(Eutropius)和保罗(Paul)，从西西里带来了据称是科勒斯蒂所写的一

① 奥古斯丁，《信札》，146。

② 参见奥古斯丁，《论佩拉纠决议》，第50—52章。

③ 奥古斯丁，《论本性与恩典》，第7章；《信札》，186,1。

④ 奥古斯丁，《信札》，169,13。

篇文章，名为《科勒斯蒂的定义》。文章的思想及风格都表明确是科勒斯蒂所写。奥古斯丁马上写了《论人义的完全》作为回答，行文顺序与科勒斯蒂的相应。在结尾处，他说，若是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人是绝对不能无罪的。异端的错误乃是否认上帝持续恩典的必要性。对这持续的恩典，我们常常祷求说：“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。”

《论本性与恩典》还未写完的时候，另一个年轻人从西班牙跑来求援。这人名为俄罗修(Paulus Orosius)，是个长老。原来西班牙发现了另一种异端，他是来请求奥古斯丁帮忙的。奥古斯丁表示对这种异端还不太了解，建议他去巴勒斯坦找哲罗姆。同时托他带信给哲罗姆，请教关于灵魂起源的问题。^① 俄罗修一到巴勒斯坦，就与哲罗姆一拍即合，联手反对佩拉纠，于 415 年夏天和冬天在耶路撒冷主教约翰面前指控佩拉纠，从而引发一场新的论战。但这时奥古斯丁还不知道东方发生的事。

原来佩拉纠到达巴勒斯坦后，住在离哲罗姆不远的地方。宿敌相邻，更为紧张。413 年，佩拉纠和哲罗姆都得到邀请(奥古斯丁也一样)，为一个名为德米特里(Demetrias)的姑娘写作劝导信。哲罗姆抓住机会，警告她别太注重奥利金派中人提出的神学问题。这显然是在暗指佩拉纠。佩拉纠则强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，说上帝赋予了人能力，人能够自由选择行善或作恶，因此得救与否实乃出于自己。

^① 奥古斯丁，《信札》，166。